

艺术年华·卓凡和他的雕塑作品(上)

一勺一茶一灯的艺术生活



和卓凡老师的对话是从一把勺开始的，这把勺就是一把吃饭的勺，中西餐都能用得着。这把勺不只是一把普通的勺，是一件艺术作品，勺的里边缘刻着中文“我们绝不食言”和英文“Eat my words Anyway you slice it”。

ME：为什么做这样一把勺？

卓凡：民以食为天，艺术家也是庶民也不例外，我一直很关注吃的问题。但我做这把勺其实是缘于我跟捷克大使利博尔·塞奇卡的一次聊天，我们聊到吃的文化，聊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我就跟他说了一次吃西餐闹笑话的事，那是比较早的时候，我跟朋友四个人去吃西餐，我们就点了一份牛肉、一份汤、一份鹅肝酱、一份餐前酒和一份甜点，上来的时候就发现很少，直到上完才发现我们点的根本不够吃，而且只是一个人吃的。当然后来就知道西餐实行分餐制，一份就是一个人吃的。西方人对于吃的东西也讲究精确，品种、份量都是精确的。不像中国菜一道道上，大家一起吃，每个人吃多少没有精确的概念。这是中西餐饮文化的不同之一，西方人其实从吃到生活方式都很精确。捷克大使就问我“你们中国人是不是总喜欢模棱两可？”我当时回答说“可能吧”，他说“你看看，这就是你们的回答。可能吧，也许吧，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你们中

国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当时我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就是很含糊，很多时候黑与白就是没有清晰界线的，“可能吧”虽然是一个不确定的回答，也包含很多意思。我和捷克大使其实是站在中西文化藩篱的两边来看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们聊得很愉快，聊着就聊到“食言”这个词，后来我就和捷克大厨 Pavel karpisek 一起创作了《食言者》行为作品。我们把“我们绝不食言”的承诺镌刻在糕点模具和精美的食物上，把承诺印在糕点上供人们食用，当人们吃下糕点的同时也吃掉了“我们绝不食言”的承诺，由此讨论中西方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对承诺的态度？往往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对自己的言与行的一致是很看重的，说一是一，而在中国“是”也许“不是”，“不是”也许是“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这个作品中的“食言”与“食物”同时使用了“食”字的双重含义。这个作品被展到了捷克国庆日招待会上，我们还共同完成了“食言”的行为艺术。

ME：我现在大抵能够理解“我们绝不食言”这个作品包含的艺术和哲理了，你说到甜点让我想起你的很多作品用到了食材，为什么用食材做雕塑的材料？你很注重吃吗？

卓凡：呵呵，我真是很重视吃，有人说我是大胃王。不过我的作品不是给我一个人吃的，很多人欣赏完了一起吃掉。这个我想从我所在的院校中央美院谈起，中央美术学院是中国乃至世界著名的美术学院，是国际上幸存的三所还坚持传统为教学宗旨的院校之一，除了中央美院之外还有巴黎国立美术学院、佛罗伦萨美术学院，这三所院校是全球幸存的还在以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古典主义的传统作为教学核心的学校。我一直在从事当代艺术的创作，在毕业那年我想借毕业设计的机会挑战一下学校的传统，我用的是造型的手法，不用铜铁木等传统材料，我想用一种瞬间的材料，这个瞬间材料要能让大家喜欢，我就想到了吃的东西，当时现场很有意思，来的人都可以把它吃了，展完就吃完了。当很多人试图在这里寻找永恒的时候，我寻找的是另外一种方式的永恒，因为这个食物都跟着人走了。这也是对学院教育体系的反思，当时比较冒险。

ME：那您现在当老师是不是喜欢那种叛逆的学生？

卓凡：你问这个的时候我想起昨天跟学生发的短信，学生说有个事情向我道歉，我给他说明院的学生就要像你们一样才华横溢、桀骜不驯，我常这样鼓励我的学生，除了懂得吸纳知识，培养技能和技巧之处，也要桀骜不驯，不要被体制和权威所压倒，我希望他们能打破常规和权威，有更多创造。

回到说那个作品，其实还是带有反叛精神的作品，革命性具备，本身的研究性其实不够。后面我有了一些延伸的作品，我还会继续做跟食物有关的，会更关注生活和艺术，展现在文化层面的思考。我觉得中国的艺术走过这么多年，也慢慢经过了那种简单的反叛，过去其实是以反叛体制获得一种身份的认同，这种身份的认同是被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所认同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认同，现在我们在谈为什么要做行为艺术，这种行为艺术是回到自己内心的一种反省，通过生活和艺术的链接达到一种反省，更带有研究性，不是简单的反叛一个问题。真正的去注视自己、关注和感悟自己的生活要比简单的反叛重要得多，这是当下艺术创作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做艺术跟喝茶很相近。

卓凡老师谈到茶的时候，跟谈他的创作一样认真。我原以为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福建人喜欢喝茶是一种从小就有